

朱熹注

袖珍本四書集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朱熹注

袖珍本四書集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据世界书局本缩印

袖珍本四书集注

朱 熹注

责编：赵智海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民航印刷厂印刷

787×1092 5000 册

印张 5 字数 250 千字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

199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48-0199-0 / B·5 定价：4.20 元

目次

大學集注

大學章句序	朱熹
大學章句	一

中庸集注

中庸章句序	朱熹
中庸章句	一

論語集注

論語序說	朱熹
------	----

目次

卷一

學而第一	一
------	---

為政第二	四
------	---

卷二

八佾第三	九
------	---

里仁第四	一三
------	----

卷三

公冶長第五	一七
-------	----

雍也第六	二一
------	----

卷四

述而第七	二七
------	----

泰伯第八	三二
------	----

卷五

子罕第九……………三六

鄉黨第十……………四〇

卷六

先進第十一……………四四

顏淵第十二……………四八

卷七

子路第十三……………五四

憲問第十四……………五八

卷八

衛靈公第十五……………六五

季氏第十六……………六九

卷九

陽貨第十七……………七三

微子第十八……………七七

卷十

子張第十九……………八〇

堯曰第二十……………八三

目次

孟子序說	一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一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九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一八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二七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三四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四三
卷七	
離婁章句上	五一
卷八	
離婁章句下	六〇
卷九	
萬章章句上	六八
卷十	
萬章章句下	七六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八四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九三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一〇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一〇

朱熹注

大學集注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灋。婦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倪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太。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旣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舊音義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觀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求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放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以止。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明德於天下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立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其身也。齊，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諟謂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皆自明也。結所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引書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盤沐浴之無也。銘名其冠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累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舊至於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緝蠻作縣。○詩小雅縣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所當止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緝熙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歆美顯稱。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緝而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緝蠻作縣。○詩小雅縣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所當止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緝熙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歆美顯稱。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緝而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者道威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衛風淇奥之篇。淇水名。澳隈也。詩作六反。某詩作綴。同叶韻音河。闕下版反。宣使成風淇奥之篇。淇水名。澳隈也。詩作六反。某詩作綴。同叶韻音河。闕下版反。宣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儻切而復瑑之。治玉石者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慤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治之功。恂慤戰懼也。威可所以得之之由。恂慤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敦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洛○詩音周頃烈文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奥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令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實竊取程子之意

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去上皆好去上皆去。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待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益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間音閑。厭鄭氏讀為壓。○閑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故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惡之不可揜。如屋之可潤。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未盡。則其非己有。而無以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粉反。懣。勃也。值反。好樂。並去。其用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者所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復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天下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方。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夫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解。言能絜矩而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謬矣。○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讀為僻。與與同。○詩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慎。若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去聲。○詩文王篇。師作空。峻詩作駿。易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能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承上文不益。則君以之。謂得國。所謂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得。失也。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實。其丁寧反。復之意益深切矣。申。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亡在外也。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買。○秦誓周言。斷斷誠一之

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遊。讀為屏。古字通

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急。未詳孰是。遠去聲。○若

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君子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理存亡之幾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恒

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

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上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平務本而節用。非必外

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殖貨。得末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

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